論文摘要

本論文分爲上、下兩篇，上篇爲文體論，於第二、三、四章梳理中國現代日記體小說的文體演變歷程，下篇爲性別論，於第五、六章擇取性別文化議題爲進一步研究的焦點。上篇所分析獲得的文體特徵爲下篇性別研究的文體依據。

在文體演變方面，1914 年的《雪鴻淚史》爲中國的第一篇日記體小說，它吸收域外翻譯文學《茶花女》引用日記剖露實情的概念，更展現出中國傳統小說的創作筆法，從《雪鴻淚史》至 1918 年之前的諸篇鴛鴦蝴蝶派日記體小說文本雜糅了中西文體模式，爲日記體小說演變過程中的萌芽期，此時期的日記體小說已經具有幾項文體上的共同特徵，如日記部分採第一人稱內聚焦限制視角、運用外敘述者設置框架以聚焦、具內在對話性、分時日記錄的時間形式等文體特徵。20 年代中期至 30 年代前期乃日記體小說的興盛期，此時雅俗刊物中皆湧現大量的作品，且出現探討日記文學的專文，萌芽期所成形的文體特徵在興盛期持續被實踐，部分特徵被推至前台，成爲書寫日記體小說的核心規範——「第一人稱內聚焦限制視角」、「分時日記錄的時間形式」，起支配性作用，其他文體特徵則是經常被運用的文體規範，起次要作用。30 年代中期以後因世積亂離、時局紛亂，無論作者或讀者皆提倡將眼界向外界社會觀照，致使運用第一人稱內聚焦視角的日記體小說不合時用，文本數量明顯減少，進入衰退期。

在性別研究方面，第五章探討男性話語，男性作家時常運用日記體小說內在對話的文體特徵來自我言說，推動人物作者三個階段的心理成長歷程，而除了男性自我言說之外，男性作家更創作了大量的擬女作品，其中不少作品皆彰顯出男性潛意識的性別二元思維，他們充當外敘述者評判女性人物作者的不當行爲，或藉女性人物作者之筆傳達出男性人物的引導話語，讓男性居於優勢地位，而大量的擬女作品中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，則多是男性隨著女性解放的歷史進程所幻想、賦予意義的客體，她們不過是配合時代思潮、流行口味以裝填男性欲望的載體。第六章探討女性絮語，相較於男作家筆下多篇的擬女作品，女性日記體小說中僅有一篇擬男作品，多數的女性日記體小說雖然也會採用社會題材，但她們更爲關注自身與周遭女性的命運，藉第一人稱視角來坦言自我情感，呈現與男性日記體小說截然不同的風貌。

關鍵詞：日記體小說、敘事手法、文體演變、性別研究、擬女、自我言說